

## 康生、关锋等同志接見山西核心小组的讲话

时间：七月十四日晚八时

地点：人民大会堂安徽厅

参加人：康生、关锋、吳法宪、刘格平

康生：下午谁发言沒有发完？

格平：張益山。

康生：那好，繼續講。

張益山：山西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激烈斗争，有两个司令部，一个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；一个以刘貫一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。两个司令部发出两个号令，无产阶级司令部积极支持群众运动，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刘邓汲卫、王、王及钻在革命政权中的资产阶级分子，修正主义分子。刘貫一、刘志兰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资产阶级世界观，打击左派，瓦解左派，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，说4·14是大阴谋，揪后台说是袁振、張益山、楊承效、丁磊。我说4·14好得很，打破了冷冷清清的局面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死保刘志兰、刘貫一，是修正主义分子，他们却说是革命的领导干部，把矛头指向革命组织负责人刘顯。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是左派组织，尤其是3·21·11和井崗山，但却把井崗山的郭洪、王庆英关进监狱，整理革命干部的黑材料，整理革命小将的黑材料。我在这儿正式向中央文革康老、向中央文革、北京部队党委、向核心小组以及刘格平同志提出申诉，把专政委员会的材料查清，交到中央来。張日清独揽专行，目无组织，四月份就让撤销专政委员会，你动也不动，刘志兰派学生到天津揪李雪峰。張日清要负责任，带了两千元，还有核心小组介绍信，批评我说：支持东风支持错了。刘格平任政委的电报，刘格平不知道。

关锋：电报还不转向刘格平同志，他还不知道。

張益山：第三个讲刘貫一的问题，我去时張政委、刘貫一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，麻痹大意，当官做老爷，忘记了阶级斗争，两条路线斗争，那次会上的检討说自己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，当时王謙、王大任还在。

康生：糟糕不糟糕，反革命还在那里，你是不是故意让他们高兴。

張益山：3·26報告解散革命组织，他的目的是削弱袁振的势力，解散兵团，决死纵队，在这个问题上，張日清也在红代会上做了报告。

康生：这个报告是什么时候作的？

宋捷：在红代会筹备处成立大会上讲的。

张益山：搞垮了左派组织，实际上帮助了右派组织，刘貫一和張日清思想很相似，張日清受到刘貫一、刘志兰的影响很大。

康生：在这里我插一句，刘少奇的黑修养和彭真都讲要做驯服工具，老老实实听我的。毛主席几次反对这个没有阶级分析讲法。讲驯服工具，做馬列主义的驯服工具，还是做修正主义的驯服工具，没有阶级观点。关鋒：驯服工具论是提倡奴隶主义。下级服从上级离开了毛泽东思想，离开了毛主席路线就是奴隶主义。张益山：三人不团结闹到社会上。

关鋒：这个问题你的看法是对的，你在太原，我们在北京，我们批评过，总理、康老都批评过。

康生：这个我们是批评过的。

张益山：段立生批评我为什么老支持红总站。

段立生：你什么时候跟我说的？

关鋒：你现在作为一个常委来参加这个会，你让人家讲完话嘛。

康老：那个同志讲？

段立生：刚才讲的刘貫一那么多问题，有许多我确实不知道，我也来揭发一个问题，刘貫一当党校校长。

关鋒：你们结合葛菜是他当校长之前还是之后？

段立生：他还没有正式去，他一个晚上去党校。

康老：是5月29日，还是5月28日？

段立生：是5月份，他只吹吹拍拍和政治部人说，他给同学们说他给彭真写了几个检举书，他给人讲張日清和刘格平都是新四军，还讲他认识关鋒。

关鋒：刘格平不是新四军的。刘貫一不认识我，我不认识刘，今年二月份来汇报，才头一次见面。

段立生：他说刘格平不同意省委反革命集团。

康老：这次他是秘密走的，对刘格平进行了诽谤，进行了恶毒攻击，说刘格平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，要一看二帮。

关鋒：他讲的事，我们二月份已经和他谈过，已给他讲清楚了，張日清同志不知道。葛菜写了一分为三，还写了几篇一论、二论、三论、四论，这不是一个简单问题。

康老：成立革委会，他这个校长就当不上了。

关峰：一分为三，送给刘蕡一看了吗？

康老：你们调查刘被捕后，当没当过日本人的皇协军，他怎么跑回来的？我们了解他被捕八个月，当了四个月皇协军，这是一个材料，还要再落实。

（段立生：为什么同学想结合他，大概同学们想他受陶鲁笳迫害了。）把他的党校校长撤掉，让他当哲学研究所所长，这不叫迫害，这叫保护了。一分为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，恰恰也是哲学上的问题，党校学生要注意了。据了解，陈中年还在你们那里，他是杨献珍的打手，反艾思奇的。

关峰：五七年的右派。

康生：这个人恶劣透了，他反毛泽东思想，关于“四·一四”问题，你们那里好多对立。

关峰：说起葛翠，我说两句，他这不是简单说两句错话，做几件错事。当时杨献珍反对毛主席，搞合二而一，他当时就写了一分为三，这是世界观的问题。

康老：他并不是一个真正受害者，撤了校长当了所长，实际上是保了。高级党校，我看低级也不如，它是反毛泽东思想的，我们将来如何搞还没有研究，我看搞成毛泽东思想的训练班，杨献珍办校的十六字方针：学习理论，联系实际，提高认识，加强党性。好啦，你讲吧！你还讲刘蕡一好啦！

段立生：刘蕡一当我们校长，那简直……，我们从今天起不承认他这个校长，应该让学生中积极分子，象陈永贵这样的人当校长。

康老：（笑）好了，陈永贵当党校校长。你们党校学几年？

段：五年！

康老：你们学什么呢？我看五个月就行了，过去杭大也是几个月，学习毛著，参考一些马、恩、列、斯的政治，从实际中学。

段：革委会……

康老：开始我们不了解这个东西，后来张日清文章上有这么个东西。

格平：定局了，由核心小组来讨论。

关：问题是他的实质。

段：四月份会议不传达，核心小组在这个问题上应好好检查，做事

应实事求是，据我们了解，逮捕重机四人，袁振是知道的，并且是他提出来的，抓人不是专政委员会抓。丁磊带人来电讯问的。丁磊组织调查班子，调查楊成致、刘潔、王成林的材料，单线联系，单线汇报，刘格平具体负责抓学毛选。他没抓别人抓了，他又说别人把手伸得很长。别人作错了又批评这是资产阶级投机思想。张日清、晋中南来北京，让刘格平批山西日报，他不批，袁振也不批，我认为这种思想也是不对的。虽然这是小事，但触及灵魂。我觉得张益山同志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正常的，就是吹吹拍拍。张益山对待群众组织，就是拉一派打一派，不是从思想上支持，而是从经济上拉拢。对办公厅的经济，应当检查。

关：刚才讲反夺权了吗？

速记：没有讲。

康老：关锋同志讲上几句。

关：今天开中型会，常委扩大会。现在我们听取大家意见，以后再研究。山西的问题由山西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来解决，现在我讲几个问题，供大家参考。山西的问题讲起来可以讲几个月，今天我不想多讲。对刘貫一、陈守忠、刘志兰我就不讲了。现在我讲对山西军区某些负责同志、独立师负责同志、晋中分区某些负责同志。革命组织之间的分歧要很好解决，对革命组织、保守组织要作细致的思想工作，问题不难解决。军队起着重要作用。我觉得山西军区某些负责同志越走越远了，是刹住的时候了，我给张日清同志讲了，该刹住了，再不刹住就刹不住了。山西军区与山东军区相比成绩比他们大，犯错误比他们小，但错误要坚持下去，还要犯比他们更大的错误。我先讲内蒙，对内蒙，中央有个决定。。。。。。到这儿来说，他们说是重庆谈判，一方面来北京谈，一方面在家里搞，他们明明知道是中央派去的记者，一个工作了七天，被扣了八天，一个工作了八天，被扣了七天，被军区扣了，说我们反映情况不正确。我们批评刘昌，刘昌拍了桌子，我们（王力、戚本禹）也拍了桌子，他们支持保守组织，排斥打击三司，把革命的领导干部打成修正主义分子，他们以为枪杆子在手就可以为所欲为，在这里江青、伯达、康生给他们下楼，但他们有那么两三人，后来抓了彭海青同志，当司令员受到围攻，记者更不要说了。他们心目中根本没有中央文革。毛主席的话、林付统帅的话，说了也不听，把我们的记者拉出去游行，后来发动战士来北京给中央施加压力，来了

一千八百多人，企图压倒中央，改变那八条决定，他们说群众是自发的，不听我们的，政委吳濤（被他们斗了）去，他们这一千八百人讲，刘昌不讲，战士把吳濤打了，有人还拿反动的五条来让中央承认那五条，改变那八条，后来中央下了决心，一个撤职，一个反省，这样那一千八百多个战士才觉悟了。现在內蒙的形势很好。山东王效禹同志在夺权时军区支持了王效禹同志，作出了成绩，直到现在这个成绩还是肯定的，后来和省革委会发生了磨擦，军区支持了一些保守派，过分地片面地听了济南市武装部和济南公安局的话。济南人民武装部长就是旧市委的文革组长，要打倒王效禹。打倒革委会，写了大标语，冲了省革委会。这时军区转向了，说山东三·五夺权是右派夺权，说王效禹的老婆有问题（王效禹的老婆是有问题），丁磊也有问题，这个问题我们知道，但这性质不一样，比王效禹的老婆好得多。后来我们派張春桥、姚文元去。姚文元、張春桥同志和军区同志谈了话。和王效禹同志也谈了，大长了革命派的志气，他们走了后还在那里搞。一派要冲垮公安局，王效禹同志好得很，当然不是完全坏了。牌子一派拿走，一派送来，省革委会下去，底下公开反对。他说王效禹是十全十美，不能那样讲，但大方向是对的，这时我们6·7军公开发表声明支持，一支持王效禹；二支持以王效禹为首的革委会。三支持革命派。四……过了两天军区作了研究，也发表了四点支持，也受到了压力。中央及时批示了他三点电报。公开检討好，还是不公开检討好，早好还是迟好，高姿态好还是低姿态好，省军区这一公开检討，立即得到革命小将和革命派的热烈欢迎。检討了，改了就好了。內蒙军区的三个人（负责人）就倒了，广大战士是受蒙蔽的。我们批评了張日清，最大的毛病就是个人英雄主义，主观主义，不愿当第二把手。刘格平当了政委，群众欢迎有什么不好。王效禹同志、張春桥同志当了政委，群众欢迎有什么不好。那里的群众都热烈庆祝，为什么庆祝庆祝就不可以呢？而山西不是庆祝刘格平政委，而且还庆祝你这个付政委呢！我们看了些材料，炮轰刘志兰不算扭转大方向，就现在的材料就很严重嘛！还是考验呢！而張日清几次讲话不对，你对我们几次态度不好。有一次闹革委会，你把我们记者赶走。有一次红联站开会，要拉记者，你不发言。你极力说：張日清正确，刘格平不正确，挖二、三线你们第二次汇报都这样讲，怎么又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？特别是你来北京前几次讲话，这是刘貫一我讲他的。这第一政委中央宣布了，到底算不算数？我念一个材料：独立师×××同志散布说

：“刘格平变质了，想篡军权……”，“红总站要冲分区，冲独立师引我们开枪，血洗太原……”下边还有些流言蜚语，我不辟了。提出支持张日清，打倒刘格平，争取陈永贵，这个团政委这样讲是不奇怪的。

专政委员会形式不好，更重要的是实际，怎么能整革命小将和革命领导干部？这不是黑材料是什么？你说为什么信王广英？为什么不可以信呢？她是反革命吗？

康老：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那样革命，别人就不革命。

关：航校批评张日清，我看有道理，第一次你来汇报，我们就批评不要听刘貫一那一套，第二次又来了，又批评你，你还是听刘貫一那一套，我们不愿意让你们再搞下去把你打倒，不然可以试一试。晋中问题分区有问题，省分区也有问题，你们大方向错了，不支持任、王、张，不支持陈永贵，我们认为陈永贵很好，给我们上了一课，受教育很大，你们对陈永贵打太极拳，张日清就相信分区的话，就相信武装部的话，分区武装部的人自己没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，检查自己的错误，自己穿军衣，反对我就是反对解放军，这一套是不行的，同时我们知道分区都有两派意见，我们要发个公报点山西的名，调农民到城里。最近收到一封信，如果问题是这样，问题就严重了，（念信全文）陈永贵同志不要着急，不要管，形势大好，在五、六天前我和张日清谈过，康老也谈过，康老多次和张日清谈话，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，任、王、张为什么成了流亡政府，你们不清楚吗？这还不是分区在那里搞他们吗？革命群众组织容易讲通，革命小将对情况不了解，犯错误不责怪，我们应该引导他们帮助他们，这谎言那谎言，造谣造到叶群同志头上了，说刘志兰怎么好，怎么好，核心小组办公室批的，叫印，刘志兰是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，张日清打电话辟郑维山的谣，我们觉得张日清同志、分区同志、兰敏同志、独立师同志应该惊醒了，这样下去很危险了。我们这个会到底开成什么样子？也许能解决问题，也许大闹，我们应该提，不提对党不负责任。张日清同志你自己讲的那话，你清楚的，你怎么反对炮轰刘、刘。你们写了“四论大阴谋”，我看没得好，该毁，不毁怎么搞斗批改？执行哪条路线？我看“四·一四”以后形势大好，现在更好，这个领导班子还要考验哪！考验几个月，刘、刘、陈搞了些什么？你为什么跟着他们跑，不跟着刘格平同志呢？晋中问题最明白了，十月事件当然要翻案了，当然要支持任、王、张、陈永贵了，山西我没见过几个人，刘格平来过几次，解悦我。

見過幾次。在受圍攻時，我支持過他們，抓了幾個罪魁禍首，解說支持他們對，但方法有毛病，解說本質很好，但階級鬥爭經驗少，張日清應該向正確上引導，應該向陳永貴同志學習。飽經風霜，馬列主義水平高，毛澤東思想水平高。這樣下去後果怎麼樣了你們自己知道。不要因為還有群衆文化大革命，我還有力量，故不作檢討。群眾逐漸會看清楚的，當然我不是說劉格平就沒有缺點了，群眾的批評應該聽，正確接受，不正確解釋，解釋不了以後再說，重要的是張日清同志態度不正確，態度正確他挑動他挑去。還有各種各樣的謠言說，康生、關鋒講了不算話，當然我們對了你們就聽，我們還要向毛主席、林付主席匯報。這個話，我們就不講了，一方面對不起軍內幾個同志，一方面對不起幾個革命小將。在座的有沒有在北京活動的呀，煽動起來給中央施加壓力，不是有的給民兵發槍嗎？奪槍嗎？張日清已經寫了一個初步的檢討，康老看了一遍，成武看了一遍，我也看了，你看要不要再修改，再印，再向同志們講，你自己考慮。劉、劉、陳的問題，我就不想講了，象晉中軍分区這個情況也不止這一個地方，人民武裝部怎麼這樣相信他，他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劃清了界限沒有？你們山西日報怎麼搞的？文汇报許多好的社論你們偏偏不轉載，偏偏轉載一個相信武裝部的社論，山西日報突出張日清，宣傳張日清，只宣傳一方面的觀點，我們部隊的同志給張、蘭提了些意見。

康老：剛才關鋒同志講的，引証的材料我希望同志們了解這個情況，不要抓住材料的一個問題，一個材料把大方向丟掉了，這樣對解決問題就不是關鍵，為什麼關鋒同志利用這個常委會談這些問題，因為在一次中會兩次大會提出來，同志們有好处。在中會的中間我和張日清談過，我说張日清在作戰中很勇敢！在文化大革命中間，在奪權之前很好工作，應當說山西的奪權與張日清出來代表軍隊參加革命群眾奪權、干部奪衛、王、王的權有重大作用，重大意義。但這一次會，我反復地說：張日清軟弱了，不象打仗那樣勇敢，不敢接觸自己的錯誤，不敢接觸自己問題的本質，在大會時我欣賞段立生同志一句話：“群眾好解決，關鍵在核心小組。”他說張日清同志改錯就好了，張日清能象山東那樣承認錯誤。劉貫一、劉志蘭、陳守忠不在話下，挑撥不了，象小丑。同志們講的話，有的同志沒有抓住山西問題的關鍵所在，沒有看到大方向，如何防止嚴重問題，材料可能有出入，但不能否認一個事實，有的同志在軍隊里，在獨立師里，在分

区里，在人民武装部里进行煽动，要支持一方面·打倒一方面，换句话，要支持張日清·打倒劉格平，这是独立师讲的，我不反驳。我看不能否认这一事实，这样就把群众分裂了。（关锋：军队也分裂了）军队也分裂了，这个问题若不刹住，后果就相当严重了，第二关键是什么，希望革命小将关心这个问题。大部分人民武装部、军分区站在了保守方面，企图打击革命群众，晋中就是一例，任、王、張我不敢說，但陳永貴同志我知道，怎么能反对陳永貴？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军分区都是这样，即使……也不能是铁板一块，也是一分为二的。第三，由于军分区和人民武装部企图煽动农民进城，镇压革命群众，如果这样，山西就存在着一场大流血的危险，这的确象有的同志所讲的山西是存在着两个方面，两条路线的斗争。如果張日清同志不能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，或不敢承认这个问题，后果会相当严重的。如果象那样搞，还是大好形势，不过总不愿意让一个同志犯这样一个错误。有时候阶级斗争常常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。为什么炮轰一下刘志兰就成为一个轰动全省的政治大事件呢？怎么保一个刘志兰呢？问题只是才暴发出来。

关：四月份，劉格平和張日清吵架，说是吵这个能不能炮轰。

康老：为了保一个刘志兰，把革委会主任·核心小组组长·中央承认了的劉格平不惜打倒，我们常委·同学中间绝大多数不清楚，刘·張二次来中央中央讲了些什么。

劉貫一第一次来攻击劉格平同志。十一月初我让他来完全不是让他搞山西问题，而是长期怀疑劉少奇3·6年让楊獻珍·安子文叛变的，于是，我们就带头去调查情况，查閱報紙，我们去把報紙一翻……，这样一个问题，我就想起了劉格平同志拒绝，同时，劉格平同志给我写来一封信谈到这个问题。

为了弄清安子文叛变这个事，我就打电话叫他来，说了这个问题我又问他山西文化大革命的问题，劉貫一就因为这个问题造謠攻击劉格平同志。第二次是江青同志打电话叫他来的，劉貫一造謠说劉格平夺权时根本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。反映山西问题的革命干部不是劉貫一，也不是張日清，而是劉格平同志。后来就夺权了，夺权后，一月份就向中央汇报了，那次汇报並沒有劉貫一，劉格平讲的不多，張日清讲的多，通过他们二人的汇报，我们向中央文革汇报了，認為可以承认，可以公布。大軍区开会